

师陀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陀全集. 第一卷(上下). 短篇小说卷/师陀著;
刘增杰编校.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1091-135-X

I. 师… II. ①师…②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
合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102857 号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默 茗

装帧设计: 张 胜

责任印制: 苗 卉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63.25

字 数 915 千字

插 页 14

印 数 1—2 500 册

ISBN 7-81091-135-X/1·214

定 价 7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插 图(4 帧)

果园城记	(449)
序	(451)
果园城	(454)
葛天民	(464)
城主	(472)
桃红	(483)
刘爷列传	(488)
贺文龙的文稿	(497)
颜料盒	(501)
傲骨	(507)
阿嚏	(513)
塔	(519)
期待	(526)
说书人	(533)
灯	(537)
邮差先生	(540)
狩猎	(542)
孟安卿的堂兄弟	(547)

一吻	(552)
三个小人物	(560)
石 匠	(577)
写信	(579)
前进曲	(586)
石匠	(601)
印象记	(609)
桥	(609)
三个姑娘	(610)
“社会主义树”	(612)
他	(614)
胡进才的故事	(617)
公园记事	(625)
“政治教师”	(628)
老故事	(634)
后记	(647)
恶梦集(未收以往各集重复作品)	(649)
恶梦	(651)
党锢	(660)
出奔	(669)
青州黄巾的悲剧	(679)
西门豹的遭遇	(692)
李贺的梦	(712)
集外集	(731)
请愿外篇	(733)
请愿正篇	(741)

决堤	(757)
阴影	(772)
老包子	(779)
雪的故事	(806)
劫数	(816)
小布尔面型	(824)
冶炉	(830)
寒食节	(838)
边沿上	(853)
摆	(892)
寨主	(902)
小事件	(918)
大地的儿子	(928)
迷茫·吹送之一	(933)
马兰	(941)
生与死	(959)
筏	(977)
李定国及其他	(983)
北门街的好汉	(998)

序

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底，我从北平来上海，绕道靠平汉路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朋友当下把我安置在他家的破楼上，推开后面的板窗，从窗外青青结了果实的枣树枝隙中望出去，立刻可以看见挺立城头的塔。这在十年后的今天讲来似乎有趣，那时我真不喜欢。先不管将近二十年没人居住过的灰腥气及可怕的楼梯，也不管关于狐仙的传说，单单那些快成了精的大个跳蚤，想想就够教人脊梁骨发凉。

我在上头住半个月。有一天朋友牵着他的刚会蹦蹦跳跳的小女上来闲谈，我告诉他我有意拿他们小城写一本书。我当然不是天才，看那么十几二十天便自诩已经了解一个地方，可恶的是这城里的果树，它们一开头就把我迷住了。我生平还是第一次看见城里栽这么多果树，出去走走，沿城脚到处是花红园。我们面前小桌上当时就摆一大盘花红——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这小城的出产。

这就是我要写《果园城记》的来历。可是我并不曾马上兑现，数日后我们同时离开他的家乡，我既到南方，日子胡里糊涂混过去了；他先在我的家乡教书，随后又上山东做官。天下真有许多怪人，我的朋友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过去他曾当过跟小兵差不多上的士，挟过公事皮包，当过教员，跟土匪拜过把，也写过白话诗。据说有一年他正给什么警备司令当秘书，和上司弄的很好；突然接到朋友的信，便不辞而去，跑到民团里去填九块钱月饷的空当。他就是这种人，不相识的可能把他想像作怒目横眉的浑汉，而实际上他静若处子，为人忠厚谨慎，彬彬有

礼,也没有野心。他的可爱处就在撒得开。

接着是所谓“七·七事变”,北方先打起来了。他丢了官跑到济南办报,写信来说:“肯不肯来热闹热闹?千万别相信报;你在上海报上天天看见济南轰炸,这边城上却只有一片蓝空。”可是我这边还没来得及斟酌,他那边济南先失陷了,韩复榘发完两个月冲锋陷阵的空头新闻,自己终于向后转跑了。我以后没有再接到他的消息,而我自己也从此流落洋场,如梦如魔,如釜底游魂,一住八载。

我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混过去活过来的。民国二十七年九月间,我在一间像棺材的小屋里写下本书第一篇《果园城》。这并非什么灵机一动,忽然想起践约;也绝无“藏之名山”之意,像香港某批评家所说;只是心怀亡国奴之牢愁,而又身无长技足以别谋生路,无聊之极,偶然拈弄笔墨消遣罢了。第二年——民国二十八年更不得了:我搬进另一间更小、更像棺材,我称之为“饿夫墓”,也就是现在的“舍下”的小屋。就在这“墓”里,我重又拾起《果园城记》,六月间写成《葛天民》,七月间写成《颜料盒》,日期已无从查考的另有三篇:《城主》,《刘爷列传》,《桃红》(原题《凤仙花》);二十九年两篇:《傲骨》(约在仲夏),《阿嚏》(约在初冬);三十年三篇:《塔》(五月),《贺文龙的文稿》(五月),《期待》(十一月);三十一年三篇:《说书人》(一月),《邮差先生》(二月),《灯》(二月);三十二年两篇:《狩猎》(二月),《孟安卿的堂兄弟》(四月);三十三年一篇:《一吻》(日期不详);三十四年直至今年一月间写成一篇:《三个小人物》。总计前后共十八篇,历时八年,几乎与战争相终始。除了《灯》、《一吻》及《三个小人物》,这些稿子全用芦焚这个笔名发表过。《果园城》及《葛天民》登在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城主》登在郑振铎及徐调孚先生编的《文学集林》;《桃红》,《颜料盒》,《贺文龙的文稿》及《塔》,登在香港《大公报》;《刘爷列传》先登重庆《大公报》,后经修改,重登《文学集林》;《傲骨》登在唐弢先生编的《文艺界》;《阿嚏》登在上海《正言报》副刊《草原》(当时由柯灵先生编辑);《期待》,《邮差先生》及《灯》曾寄给王鲁彦先生,我只知道《期待》登在桂林《现代文艺》,其他两篇不知王先生收到与否;后来经过修

改,跟《说书人》,《狩猎》,《孟安卿的堂兄弟》及《一吻》,俱先后登在柯灵先生接编后的《万象月刊》;《三个小人物》登在《文艺复兴》。据说前面的一部分曾经上海《华美晚报》转载,我没有看见,不知到底是哪几篇。

写到这里我不禁深深叹气,除去两三部破碎的待去完成的较长稿子,我八年来的清单几乎全开出来了。假使说我曾在极大的苦痛中还抱无限耐性,不计岁月的为人物及故事工作过服务过,那么也大部分在这里了。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一个我想像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先生——或是说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分、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前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只写我了解的一部分。现在我还没有将能写的写完,我但愿能写完,即使终我的一生。

我还得提起我那位朋友。好几年来我很有理由相信他早已战死在鲁东大野上了,最近据辗转得来的消息,听说他直到现在还在山东。那么他假使有机会看见这本小书——果园城的一角,他可能认为跟他的果园城大有出入。这是我的果园城,其中的人物是我习知的人物,事件是我习知的事件,可又不尽是某人的写照或某事的拓本。譬如《颜料盒》,有位朋友以为油三妹即另一位朋友的化身,她其实是我小时候一个熟人,虽然她父亲不是油房掌柜而是“猪子议员”,她很像男孩子可并不姓邵,她吞的也不是藤黄而是大烟。上天可怜她,她自杀快十六七年了。然而还有该声明者,我并不是为她立传,如果有熟知北伐后数年间情况的,他将会证明遭遇这种命运的不止油三妹,尽管结果或有不同,而其命运之惨则一。

我只举一个例,说明我装塑这小城各部分的态度,我不知何时完工。

果 园 城

果园城，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一讲关于它的事罢。我是刚刚从车站上来，在我的脑子里还清楚的留着那个容易生气的，总是喋喋不休的老人的面貌。

“你到那里去，先生？”当火车长长的叫起来的时候，他这样问我。

我是到那里去的？他这一问，唤醒了我童年的记忆，从旅途的疲倦中，从乘客的吵闹中，从我的烦闷中唤醒了我。我无目的的向窗外望了一眼。这正是阳光照耀着的下午，越过无际的苍黄色平野，远处宛如水彩画的墨影，应着车声在慢慢移动。

“到果园城。”我答应着，于是就走下车站来了。

现在你已经明白，在半小时之前我还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次拜访；我只是从这里经过，只是藉了偶然的机缘，带着对于童年的留恋之情来的。我有数日的空闲时间，使我决定在这里小作勾留，变更了事前准备好直达西安的计划。

果园城，听起来是个怎样动人哀愁的地方呵！在这里住着我的一家亲戚。可怜的孟林太太，她永远穿着没有镶缬的深颜色的衣服，喜欢低声说话，用仅仅能够听见的声音。

“放低些，”她做一个手势。她倾听着，仿佛外面正有人打门或者进行着可怕的事变，断断续续的说：“只要能让别人听懂就行了，别哇哇啦啦的……”

于是她絮絮的解说孟林先生的死。

关于孟林先生的为人我不十分清楚；我只知道他是严厉的人，曾在这里做过小官，后来买了点财产就永久住下来了。他待她并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生过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可是我永远没有听见她说过她丈夫的坏话，她敬重他，她只说他的脾气并不和善。现在你更进一层知道，这位太太是在威焰之下战战兢兢过生活的，她因此厌恶任何暴力。当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年带我来他们一次；后来我入了学校，我父亲老了，我仍旧奉命独自来看他们。他们家里没有男子，我到了之后，又奉着孟林太太的命令，去看和他们有来往的本城的人家。到他们家里来在我是一种快乐，我从未觉得我是客人，恰恰相反，我是在自己家里的一般。

然而我多少年没有过来了呀！自从父亲死后，已经三年，五年，七年——唉，整整的七年！并不是我们的感情有了变化，并不是我们中间已经疏远，完全不是，乃因为我没有这种方便，生活不给我机会。

我在河岸上走着，从车站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雇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的，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藜和蒿蓟的河岸上，我遇见一个脚夫。我闪开路让他过去；他向我膘了一眼，看出我没有招顾他的意思，赶了驴子匆匆的跑过去了。他是到车站上去接生意的，他恐怕误事，在追赶他已经错过了的时间。你怎样看这种畜牲？它们永远很瘦，活着不值三十块钱，死了不过两块。但是一匹驴子顶重要的是一双长耳朵，否则它们决不如现在的这样可爱，人们对于它们决不会这样欢喜。现在他们正到车站上去，在车站上，偶然会下来一个在外面作客的果园城人，或一个官员的亲戚——他是来找差事的，再不然，单单为了几个盘缠，让果园城人看一看他的好神气。我缓缓向前，这里的一切全对我怀着情意。久违了呵！曾经走过无数人的这河岸上的泥土，曾经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脚踩过，在我的脚下叹息似的沙沙的发出响声，一草一木全现出笑容向我点头。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对于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就在这岸上，我曾无数

次背了晚风坐着,面向将堕的红红的落日。你曾看见夕阳照着静寂的河上的景象吗?你曾看见夕阳照着古城树林的景象吗?你曾看见被照得嫣红的帆在慢慢移动着的景象吗?那些以船为家的人,他们沿河顺流而下,一天,一月……他们直航入大海。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他们从海上带来像龙女一样动人的消息。

唉唉,我已经看见那座塔了。我熟知关于它的各种传说。假如你问这城里的任何居民,他将告诉你它的来历:它是在一天夜里,从一个仙人的袍袖里遗落下来的,当很久很久,没有一个老人的祖父能记忆的时候以前。你也许会根据科学反对这意见,自以为很容易的就驳倒了,可是他们——那些人类中最善良的果园城人——却永远不相信科学;他们有丰富的掌故知识,用完全像亲自看见的言辞证明这传说确实可靠,你即使问遍全城也得不到第二种回答。

“这是真的,先生。”他们会说。

这是真的呢,它看见在城外进行过的无数次只有使人民更加困苦的战争,许多年青人就在它的脚下死去;它看见过一代又一代的故人的灵柩从大路上走过,他们带着关于它的种种神奇传说,平安的到土里去了;它看见多少晨夕的城内和城外的风光,多少人间的盛衰,没有人能数得出的白云从它头上飞过。可是它仍能置身世外的矗立城颠[巅],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如果是凡人的手造起来的,这是能够相信的吗?这里我特别记起那城坡上的青草,短短的青草,密密的一点也看不出泥土的青草,整个城坡全在青色中,当细雨过后,上面缀满了闪闪的珠子。这时便能看见白羔跳踉,一面往城上攀登。

忽然我懊悔我没有雇那脚夫的驴子。长耳朵先生会一路上超然的摇着尾巴,把我载进城去,穿过咚咚响的门洞,经过满是尘土的大街。我熟悉这城里的每一口井,每一条衢巷,每一棵树木。它的任何一条街没有两里半长,在任何一条街岸上你总能看见狗正卧着打鼾,它们是决不会叫唤的,即使用脚去踢也不;你总能看见猪横过大路,即使在衙门前面也决不会例外,它们低了头,哼哼唧唧的吟哦着,悠然摇动尾巴。在每一家人家门口——此外你还看见——坐着女人,头发用刨花抿得

光光亮亮,梳成圆髻。她们正亲密的同自己的邻人谈话,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没有谈完过,她们因此不得不从下午谈到黄昏。随后她们的弄得手上身上脸上全是尘土的孩子催促了,一遍又一遍的嚷了:

“妈,妈,饿了啊!”

这只消看她们脸上热烈的表情,并且不时用同意的眼光瞟一下她们的朋友,就知道那饥饿的催促并不曾在她们心里生根。她们要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她们的还没有丢开耕作的丈夫赶了牲口,驶着拖车,从城外的田野里回来。

假使你不熟悉这地方情形,仅仅是因为旅行的方便或必要从这里经过的客人,你定然会伫足而观,为这景象叹息不止。

“幸福的人们! 和平的城!”

这里只有一家邮局。然而一家也就足够了,谁看见过它那里曾同时走进两个人,谁看见过那总是卧在大门里面的黄狗,曾因为被脚踩了而跳起来的呢? 它是开设在一座老屋里面,那偏僻的老屋,若不是本城的居民,而又没有别人领导,决不会一下子就找到它。它应该开在通衢上吗? 它从来没有想到要这样办的理由。

倘若你的信上没有贴邮票,口袋里又忘记了带钱,那不要紧,你尽可大胆走进去,立刻就有一个老人站起来。这是邮差先生,同时又兼理着邮务员的职务。可是他决不会因此忙得透不过气来,他仍旧有足够的时间在公案上裁花,帽子上的,鞋上的,钱袋上的,枕套上的,女人刺绣时用的花样。他把抽空裁成的花样按时交给收货人,每年得到一笔例外的收入。这时他放下刀剪,从公案旁边站起来了,和善的在柜台后面面向你望着。

“有邮票吗?”你不等他招呼就抱歉的抢着问。

“有,有;不多罢?”他笑着回答你,不住的点头。

“忘记带钱了,行吗?”

“行,行,先生,”他又点头,“信带来了罢,我替你贴上。”

他从抽屉里摸出邮票,当真用吐沫湿了给你贴上。他认识这城里

的每一个人,并非因为他是邮差,而是他在这里生活了数十年的结果。他也许不知道你的名字,甚至你的家,但是他相信你决不会不把钱送来。

此外这里还有一家中学,两家小学,一个诗社,三个善堂,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房[坊],一家糟房[糟坊];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的坐落在十里外的车站吸收去了。因此它永远繁荣不起来,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

一到了晚上,全城都黑下来,所有的门都关上:工咚,工咚……纵然有一两家迟了些,也只是黑洞洞的什么全看不见。于是天主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让我们听起来,它是安息的钟声;可是和谁都没有关系,它在风声中响也好,在雨声中响也好,它响它自己的。原来这一天的时光这就完了。

“天晚了?”

“晚了。”

在黑暗的街上两个相遇的人招呼。只有十字路口还亮着火光,慢慢的也一盏一盏的减少下去,一盏一盏的吹熄了。虽然晚归者总是借了星光在路上摸索,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却是谁也没有感到不便。

然而正和这城的命名一样,这城里最多的还是果园。只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它的居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种小苹果,他们称为沙果或花红的果树。立到高处一望,但见属于亚乔木的果树从长了青草的城脚起一直伸展过去,直到接近市屋。在中国的任何城市中,只看见水果一担一担从乡间来,这里的却是它自己的出产。假使你恰恰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你有空闲时间吗?不一定要像这里的可敬的居民一样悠闲,也无

须那种雅趣,你可以随便择定一个秋光晴和的下午,然后缓缓的散步去拜访那年老的园丁。你不要为了馋涎摘取他的果子,万勿这样干,即使是当了他的面,对于道德毫无损害也不要。他会生气。并不是他太小器,也不是他要将最好的留给自己,仅仅为了爱护自己工作的收获,他将使你大大难堪。他会坐在果树底下告诉你那塔的故事,还有已经死去的人的故事。

“一个古怪的老人,”他开始这样对你讲了。接着他说老人有三个美丽的女儿——永远是三个女儿。你也许已经怀疑到它的真实,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在他——这园丁不是完全一样的吗?并且当你听到这第三个女儿的悲惨结局,你的怀疑慢慢会变成惆怅。在园丁的朴实言语中,传说中的古怪老人和他的女儿从新复活过来,又得到生息,他们活活的在你前面,正像他们昨天还在这个城里。

然而即使在这讲故事中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守。他已经发见——其实应该说他已经听见一个牧童溜下青青的城坡,蹑脚蹑手的进了园子。

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古老的小城。当收获季节来了,这里便充满工作时的栖率[窸窣]声,小枝在不慎中的折断声,而在这一片响声中又时时可以听见忙碌的呼唤和笑语。人们将最大最好的,这种酸酸的,甜甜的,像葡萄酒一样香,像粉脸一样美丽的果实放在篮里,再装进筐,于是一船一船运往几座大城,送上消化永远不良的人们的食桌。

自顾絮絮的唠叨,我反倒忘记早已走过葛天民先生管理的林场了。那些无花果和印度槭叶树曾经修剪过几次?那些小梧桐树,还有合欢树已经被绅士们移植并且长出新的来了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只记得当七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葛天民先生穿了雪白的小衫,正蹲在一小丛玫瑰树旁边监督工人们掘土。这个没有嗜好过着一种闲适生活的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人,他大概是向自己请过假了。我不记得林场上有他的影子。

现在我走进这个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的城的深深的城门洞

了,即使我把脚步尽可能放轻,它仍旧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没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说,除开不远的人家门前坐了两个妇人,一面低头做针工,一面在谈着话的,另外我并没有看见别的谁,连一条走着的狗也没有看见。

真是久违了啊!

街上的尘土仍旧很深,我要穿过大街看看这里有过怎样的变化吗?我希望因此能遇见一两个熟人吗?你自然能想到我取的是经过果园这一条路。我熟知这城里的每一条路每一条小径的走法。从城门弯过去,沿着城墙,——路上横着从城头上滚下来的残砖,可是并不妨碍行人的脚步走过,用这里人的说法,那不过几步路——于是果园就豁然在前面现出来了。从果园里穿过去,一直到孟林太太家的后门,没有一条路比这里更使人喜欢走了。那些被果实压得低垂下来的树枝轻轻抚摩着你的鬓颊,有时候拍打肩背,仿佛是老友的亲昵的手掌。

唉,装饰着这个小城的果园!我来的已经晚了,蜂子似的嗡嗡着的收获期已经过去。抬头一望,只见高高的天空,在薄暗静寂的空气中,缝隙中偶然间现出红红的第片腊叶。除了我之外,深深的林子里没有第二个人,除了我的脚步,听不出第二种声音。

“放轻一点,别惊破这里的寂静!”

仿佛是谁的声音,一种熟识的久违了的声音在我的身边响着。我真想独自睡一觉,一直睡到黄昏,睡到一睁眼从红了第一片的叶缝中看见晚霞,从远处送来两个果园城人相遇时的招呼 and 道别声。

“晚了?”

“晚了。”

初时我怅然听着,随后我站起来,像一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没有人知道的来了一次,又在没有人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

“箱子也都放好了吗?”

“请回去罢。”

车站上道别的声音又起来了。

我懊悔我没有这样办。我懊悔我没有在果园里睡一觉，身上带着果园的泥土，悄悄离开这个有过“一个古怪的老人和三个美丽的女儿”的，和平的然而凄凉的城了；我已经站在孟林太太的庭院里，考虑着应不应该惊动她喜欢的清静。

我忘记告诉你她是一个怎样清洁的好太太了，所有的寡妇几乎都喜欢清静，一种尼姑的癖。她的庭院里永远看不见一根干草，一堆鸡粪，没有铺过砖的地面总是扫得像水洗过一样。

现在我立着的仍旧是像水洗过一样的庭院，左首搭了一个丝瓜棚架，但是夏天的茂盛业已过去，剩下的惟有透着秋天气息的衰老了；在右首，客堂的窗下是一个花畦，花草只有并不珍奇的[寥寥]几种：锦球，蜀葵，石竹和凤仙。关于后面一种，这地方有一个更珍贵的名字，人们把它叫作“桃红”。凡有桃红的人家都有少女，你听说过这谚语吗？这是[时]我们前代的人们还不知道有一种出自海外的化学颜料，那些少女们是用了这比绢还美丽鲜艳的花瓣染指甲的，并且直到现在，偏僻地方的少女仍旧自家种了来将她们可爱的小指甲染成殷红。

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一个少女，一个像春天一样温柔，长长的像一根杨枝，而端庄又像她的母亲的女子，她会裁各样衣服，她绣一手出色的花，她看见了人或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却从来不发出声音。这就是比我年长三岁的素姑小姐，孟林太太的唯一女儿，现在是二十九岁了，难道她还没有出嫁吗？

当这时，不管出嫁或不曾出嫁，一阵哀伤的空虚已经在等待我了。大槐树顶上停着一匹喜鹊。这幸灾乐祸的鸟徒增寂寥的叫了两声，接着又用喙去梳理羽毛。偶尔有一片黄叶飘摇着飘摇着从空中落下来，此外再也听不见声息。

我踌躇的站了片刻，在这使人感到空荡荡的庭院里，始终没有人走出来。忽然我听见堂屋的左首发出一声咳嗽，这是孟林太太的咳嗽。我要叫喊吗？我有些气促，决不定应否打破这保持了五年，十年，甚至已经二十年的岑寂。

为通知主人有人来搅扰他们，我特意放响脚步走上台级。房子里

仍旧像七年前我离开时一般清洁，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动。所有的东西——连那些大约已经见过五回油漆的老家具在内，全揩擦得照出人影，光光亮亮看不出一点灰尘。长几上供着的孟林先生的遗像，是从我第一次看见起就没有移动过的；旁边摆两只花瓶，从花饰以及色彩上可以看出是明窑出品，里面插着月季花，大概在三个月以前就干枯了。

在使人感到沉重的，满布了阴影的空气[中]，在静的连最不容易在这里生存的苍蝇的飞动都可以清楚听出的静寂中，我预备在上首雕镂的老旧的太师椅上坐下。恰在这时，空中起了一种细微到几乎听不见的震动，接着从里面小门里探出一个女人的头来，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常常看到的，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衫，那种约有四十岁光景，为了什么而生气似的，像一个女巫，或者更像一个女校长听差的女仆。（原来曾经在孟林太太家住了十年的一个，后来我听说她两年前死了。）她惊讶的望着我，然后低低的，发怒的问道：

“你有什么事？”

我说明了我的来历，女仆像影子似的退进去了。我听见里面咕咕着，约摸有五分钟，随后是开关衣橱的响声，整理衣服声，轻轻的脚步声和孟林太太的咳嗽声。女仆第二次走出来，向我招招手。

“请里面坐。”她说便径自走出去。声音是神秘的，单调而且枯燥。

我走进进去的时候，孟林太太正坐在雕花的几乎占去半间房子的红木床上，靠了上面摆着衣橱的装[妆]台，结着斑白的小发髻的头同下陷的嘴唇轻轻的不住弹动。他[她]并没有瘦的约[皱]折起来，反而更加肥胖起来了。可是一眼就能看出，她失去一样东西，一种生活着的人所必不可少的精神。她的锐利的目光到那里去了？她的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时还保持着的端肃、严正、灵敏又到那里去了？可敬的孟林太太，你是怎样变了啊？

她打手势让我坐在窗下的长桌旁边。我刚才进来时她大概还在午睡，也许因为过于激动，一时间失措的瞠然向我望着。最后她挣扎一下，马上又萎顿的坐了下去。